

## 吆喝悠悠岁月长

◎ 李泽浩

是一首首独特的乐章，象征着每家店的独特韵味。那时，每当悠扬的吆喝声响彻街巷，我便俯身趴在瓦房的窗棂前或者学校的窗边，专注地观察那位推着小车的大爷，或者挎着篮子的大婶。慢慢地，我几乎能轻松分辨出各家店的吆喝声。若是哪一天的吆喝声与前几日有所不同，我便在第二天早早地趴在窗边，迫不及待地期待着新的生活音符，久而久之，它们似乎已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符号。

我印象最深的是叫卖豆花的吆喝，卖豆花的是一位五六十岁的老汉，因为他每天都会赶在负责敲放学钟的学生前面开始吆喝，于是大家唤他作“敲钟佬”。敲钟佬吆喝的时候口沸而赤，声音如金石丝竹，方圆之内的人都会被吸引，向他张望。

“豆……花……豆……花”。

不仅他的吆喝似金石声，而且他家的豆花口味更是一绝，滋润而又不失散酥，散发着大豆的浓香。他总是会推着小车载着木桶卖豆

花，木桶上盖着一床厚厚的被子，像是把豆花当作宝贝藏在里面。只有当人递过纸币，他才会掀开被子的一角，折放在桶盖之上，然后半打开桶盖，从中舀出一碗豆花，那豆花洁白如雪花，细腻如凝脂。让每个吃过的人都回味无穷。

今天吃上一碗，不消想，肯定是明天还想再吃上一碗。我也不例外。常常铅笔短到手握不住了，就在上面套个笔套，继续用着，将省下来的几毛钱换成吃进嘴里的满口清香。因为味道好，用量足，我们大家都常常会光顾“敲钟佬”的摊位，如若碰到星期二、四数学课老师拖堂，再加上星期五下午大扫除，那个星期就只能吃上一回，甚至说一次也吃不上。听着那远去的吆喝声，我便泛起一种莫名的焦灼与期盼。

后来，我再也没见过“敲钟佬”，他就像是随着上次走散的人群彻底消失了，现在想起来都感到惋惜，后悔当初未曾细细品味、反复咀嚼。却也曾好几回，双腿迫不及待地走到窗前，眼睛

不断地望向窗外的街道，一个人呆呆地趴在窗口，怅然许久。

背后的教室慢慢恢复宁静和空旷，楼下则渐渐热闹了起来，有踩着单车时响起的铃声，有询问价钱的讨论声，有来回吆喝的声音……从巷口到校门口，整条路上熙熙攘攘，热闹不已。闪烁的斜阳、微微摇曳的柳枝、升腾弥漫的热气、瓜果散发的芳香，以及五花八门的摊位，所有这些熟悉的场景都深深印在心上，最终融入那一阵阵的吆喝声中，在某个踩着余晖走向城市边缘的午后，悄悄凝成了岁月的情愫，随着微凉的风，不经意间，竟打湿了我干涸已久的双眸。

夜色已浓，我从城市的边缘开始往回走，此时华灯已盛，霓虹川流。光阴的车轮带走热闹亲切的街巷，北巷的西风吹散余味悠长的吆喝，透过岁月的薄纱，触摸在时光律动中百业的萌动，凝望如星火汇聚成的希望，宛如又听到了静谧流淌的时代回响。



## 老妈是家里的“请客达人”

◎ 程旭

今年立冬，刚在单位吃完午饭，老妈就在微信群里发来消息：“今天是立冬，晚上我请客；羊肉香菜馅饺子，冬瓜虾皮汤；立冬不端饺子碗，冻掉耳朵没人管。”弟媳在群里积极回应：“谢谢老妈今年第28次请客！”

我们其他人也都赶紧回复：“谢谢老妈请客！”

是的，弟媳说的老妈请客的次数肯定不会有错！在老家这片土地上耕耘了一辈子的老妈，不但节假日请客，立春、立冬等传统节日到来时也要请客。不但请我们姐弟一家人，还要请邻居——独居的六奶奶。于是，我们就给老妈送了个雅号：“请客达人”！

老妈住在老家县城近郊的一个村子，距我们居住地只有十分钟的车程，所以我们没有特殊的事情时，她请客我们一般都会去。虽然老妈请客的“主菜”永远是饺子，但六奶奶和我们一直都没吃够。

老妈有一片小菜园，包饺子用的蔬菜都是她亲手种植的时令菜；包饺子用的肉也都是新鲜的，从不用冻肉，并且是她自己手工剁制的；包饺子用的调料种类、用量也总是根据所用的蔬菜、肉类不同而相应变化。至今，我都没有完全学会老妈调制饺子馅的方法，也没在城里的饭店吃过更好吃的饺子。

春天的韭菜、芹菜、菠菜，夏秋的青椒、黄瓜、茴香、芹菜，冬天的萝卜、圆葱、大白菜，还有她自己渍的酸菜，配上猪肉、牛肉、羊肉，或加鸡蛋或加虾皮，加上老妈的独家调料，简简单单的饺子就变成了我们四季餐食中的美味佳肴，六奶奶更是吃得眉开眼笑。

而更让我们“吃不够”的是一起包饺子、吃饺子时的快乐！

每次请客，老妈都是先和好面，然后调制馅料。等我们到家时，面饧得(变软)恰到好处，馅料也入味得“淋漓尽致”，于是我们一进屋，就动起手来：搓剂条、揪剂子、擀面皮、包馅、捏形。一个个饱满而又姿态各异的饺子便站立在一个又大又圆的盖帘上——在我们与老妈东聊一句西逗一句的说说笑笑中，饺子被我们随心所欲地捏成了元宝形、月牙形、贝壳形等各种形状。

此时，我们的孩子正在炕头上，围在六奶奶身边，兴奋地听着她讲我们小时的“糗事”和村子里古老的趣事。满脸皱纹的六奶奶盘腿坐在孩子们中间，也笑得像个天真无忧的孩子。

当满屋弥漫着香气的时候，六奶奶与老妈坐在正中，我们于两边团团而坐，孩子们争先恐后地先捧上一盘刚出锅的“晶莹剔透，馅美咽生津”的饺子端到六奶奶面前，并大声地说一句老妈教给孩子们的祝福语：“祝六太奶奶安康吉祥，饺子吃得香，心情喜洋洋！”然后在六奶奶洋溢着幸福的“好吃，好吃！”的赞叹声中，我们便举碗飞盏，一盘盘的“月牙”“贝壳”纷纷入肚。

每次咀嚼着馅鲜皮软的饺子，在舌尖感到满足的同时，我的心都能深深地感觉到生命在爱中所绽放出来的生机与欢喜。我知道，老妈请的不仅仅是“客”，也不仅仅是饺子，她是将最纯朴的爱请到了我们及六奶奶的生命里。

六奶奶年轻时，六爷爷就离世了。她辛苦地把孩子拉扯成人，送去参军，结果在一次抗洪抢险中，六奶奶又失去了儿子。而老妈作为她唯一的邻居，不忍看着老人孤苦伶仃，一直在力所能及地照顾着六奶奶。

我们姐弟三家，虽然住在同一座小城，但平时都忙着各自的工作和生计，很难像老妈那样做出一锅唇齿生香的饺子，也很难聚一聚。

于是老妈便借着节日及时令，通过一次次的请客，用最平常易做但我们都爱吃的饺子，把我们聚拢在一起，这样既能经常陪伴六奶奶，让她不感觉到孤单，又能让我们像一锅饺子一样相亲相爱地团圆在一起，让我们及我们的孩子感受到去关爱别人、也被别人关爱的温暖气息。

普普通通的饺子，被老妈包出了融融暖意。老妈这个“请客达人”，用请客包饺子这一家庭行为，既滋养着家族的亲情，也让一份人间真情得以外延、传承。

## 有人从雨中来

◎ 章铜胜

上午散步回来，外面便下起了雨，不一会儿，雨就越下越大，屋檐下，雨已成帘。我在雨前回来，庆幸自己躲过了这场雨。我出门时没有带雨伞，也没有穿雨鞋，在冬天，淋一场雨并不是件好事，不管是大小，此时，我站在窗前，仍看着这场雨，望着门前的那条路，路上有冒雨骑车和行走的人，雨中的树木挺立，草在风中摇曳，城市在迷蒙的雨中，那些仍在雨中的人，似乎就没有我幸运了。可是转念又一想，淋一场雨，又能怎么样，好像我们都曾有在雨中从一个地方走向另一个地方的经验。有人从雨中来，我们也曾从雨中来。一场风雨，也只是人生的一场风雨而已。

小时候，我就常常盼望一场及时而来的雨。在同龄人中，和我一样盼望下雨的人很少，雨天便不能在外面玩了，谁还会希望下雨呢，可我是喜欢下雨天的。彼时，父亲总是很忙，白天要去学校上课，还要起早摸晚地做着繁重的农活。那时，我就盼着下雨，下很大的雨，这样父亲只需要去学校上课就行了，如果是在寒暑假里，下雨了，父亲还能在家休息一天。我那时并不知道，即使下雨了，父亲也不能好好地休息。下小雨时，父亲仍然要去田间劳作；就算下大雨了，田地里被耽误的许多农活，还是要父亲去做的，我们是帮不上什么忙的。可我还是希望下雨，下雨了，如果有人从雨中来，情况就不一样了，父亲只能在家陪着客人，陪他们聊天、叙家常。雨天来访的，多半是亲戚，或是至交，父亲也难得地从生活的重压下解脱出来，即便半日之闲，也可以暂时放松一会儿。那时，我盼着有人从雨中来，现在想想，还是自己的无知。

有人从雨中来，是湿意淋漓的，直到今天，我还是喜欢这种感觉。朋友从雨中来访，到了门前，收起雨中撑着的一把伞，是那种直柄竹骨的大油纸伞，雨水顺着伞尖流下来，如一股清流，仿佛带来了一种雨意。他站在门前跺跺脚，跺掉雨鞋上的泥水，也抖落沾在身上的细小雨珠，然后和我打个招呼，那声音仿佛也因雨而变得柔润了。我们站在门前，或是坐窗下，一起听雨、品茶，一起聊和雨有关，或是和雨无关的一些人和事，聊眼前的雨，也聊诗中的雨，很应景，也很有意思。我现在盼望的雨，和我儿时盼望的雨好像关联不大了，我盼着从雨中来的人，也应该不再是我儿时所盼望的了，可我依然盼着有人从雨中来，向我父亲走来，或是向我走来。

想起南宋诗人赵师秀在《约客》中写的：“黄梅时节家家雨，青草池塘处处蛙。有约不来过夜半，闲敲棋子落灯花。”江南的梅雨是迷人的，池塘青草，蛙声和着雨声，好像处处有情，又是处处无情。有情的是诗人盼客来的心境，无情的是那场连绵的雨和雨中过了夜半仍不来的客人，不知道客人是因雨未来，还是因雨阻了行程，总也猜不透，就像棋子轻轻敲落的灯花一样，始终是个难解的谜。我相信，有人正从雨中向略感落寞的诗人走来。

读汪曾祺先生《昆明的雨》时，心里总是有一种很浓的雨意。汪曾祺在文章中说，自己是到了昆明以后，才感受到所谓雨季的，“雨，有时是会引起人一点淡淡的乡愁的。”雨季里的一天，汪曾祺先生从西南联大新校舍，到莲花池去，在附近一条街上的一家小酒店里，看见院子中的一架木香花，“一棵木香，爬在架上，把院子遮得严严的。密匝匝的细碎的绿叶，数不清的半开的白花和饱胀的花骨朵，都被雨水淋得湿透了。”雨中的木香花让先生印象深刻，时隔四十年后，他在写《昆明的雨》时，仍忘不了那天的情味，在文末他写下了一首诗“莲花池外少行人，野店苔痕一寸深。浊酒一杯天过午，木香花湿雨沉沉。”“我想念昆明的雨。”汪曾祺先生从昆明的雨季向我们走来，带着莲花池旁那架木香花的沉沉湿意。



银装素裹

许双福摄

## 豆瓣初绽酣未醒

◎ 曾海波

去找一块石头，我疑惑不解：“发豆芽怎么要用石头？”

妻子解释说：“不压重物的豆芽，会随性生长，又细又长，像稻草一样干瘪。豆芽在石头的压力下，才能发好。”

我没找见石头，便找了两块砖头，加了上去。妻子说：“砖头或石头有矫正作用。发豆芽跟做人一样，要经得起压力，才能成熟老练。”

发豆芽，要勤洒水，要有眼力见儿。如果豆芽没有经常淋水，水分会逐渐蒸发，导致豆芽失水过多而无法正常生长。豆芽也不能发热，发热会使豆芽的代谢作用受到抑制，影响它的生长发育。

第五天一大早，我发现豆芽压了重物以后，白花花的身体，又肥又嫩。豆芽的衣服涨破了，成了碎片。茎有三公分长，还有几粒豆芽长出了“牙齿”，与胚芽、胚根、子叶一起在脱皮。为了不影响黄豆的生长，我把黄豆皮拣出来，让豆芽无障碍地生长。

第六天，我揭开白布，只见盆里的豆芽头部长成一片橙黄，像快瘪了的气球，虽然它们只有

寸许长，表明这些豆子已经发生了质变。

这时，不需要盖盖子和加砖头了，只需罩上一层白布便可。脱了皮的黄豆是黄色的。豆芽又过遍水以后，不干不湿，如同给豆芽盖上一层小被子。

豆瓣初绽，惺惺相惜，有来自群体的慰藉和依靠。它们像在赶路，比着肩，努着劲，经历了一颗豆子从豆到芽的一次飞跃。茁壮的豆芽，竖起了生命的桅杆。从豆到芽，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的积累，实实在在是植物界的灵物。花盆里到处是黄豆脱的皮。长好的豆芽，黄中带绿，像被染了黄颜色的小鸡，那须子就是鸡尾巴。

我对妻子说：“想起儿时发豆芽，发豆芽的晚上，窗户不能透风，家里做饭时，还要多加一把柴，提高屋内的温度，家里还要用软和的被子蒙着，像是在伺候月子，金贵得很。”

妻子说：“万事怕认真，事成在于勤，发豆芽看似简单，也要掌握它的生长规律，热了容易烧缸，冷了也难以生长，要注意温度、湿度、光照等。”

我接口说：“今天，劳动取得了成效，就吃排骨豆芽炖火锅吧，好好犒赏一餐。”

## 旧念与念旧

◎ 田秀明

每一件事情，对于母亲来说，都是藏在心里的故事，藏在心里的美好，怎么能说放下就放下呢？

其实每一个人莫不是如此，曾经的人、物或者事情，可以让我们回到从前，回到过去的时光。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是住校的，父亲为我制作了一个小木箱，放在床下面，平常放些书，也放一些小零食。之后无论是工作还是成家，小木箱一直都跟在我的身边，里面还是放着些书，偶尔才会翻出来看看。

前几年我搬进了新家，家里有了书柜，妻子说小木箱也派不上用场，想要扔了。小木箱在新家里放在哪儿都有些格格不入，可是说扔就扔了，我还是有点舍不得。我思虑着，卸下了木箱的盖子，搬到窗台上，在箱子里装上泥土，撒上几粒太阳花的种子，看着它们慢慢地发芽、长大，开出艳丽的花儿。

我一直以为，作家三毛是一个有情趣的人，

杂言漫谈